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国内学者王晓明所著的鲁迅传记《无法直面的人生》，初版于1992年，今年1月由三联书店推出的是第三次修订的版本。如作者在初版序言中所述，为鲁迅作传并非简单的学术工作，而是对生活经历的回应。

王晓明曾将鲁迅称为“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鲁迅眼中的人生惨淡到难以直面，但即便如此，他依旧选择在呐喊中承受彷徨，并在彷徨中继续奋起反抗。敏感的心灵加上动荡的时局，让鲁迅的文字充满着愤怒和悲怆，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这似乎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情绪。但这种“不合时宜”，恰恰也构成了在当代阅读鲁迅最好的理由。



作者：王晓明
时间：2021年1月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历史的概念向量》

方维规先生的《历史的概念向量》运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细致分析了大量翔实史料，深入讨论了“文明”“文化”“民族”“经济”等重要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发掘了概念背后的深广思想内容。

着手概念史研究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概念值得研究？具体到《历史的概念向量》而言，也就是哪些概念能够成为我们理解近代思想的钥匙？作者给出的答案是要“考证和解析那些富有‘整合力’的特定概念”，所以此书关注“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及‘大概念’的探究”。方先生对“大概念”的理解，多渗透于本书各章节的具体研究之中。就笔者的理解，本书作者强调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的考察，没有简单地囿于概念本身，而是强调精细的对比，把握时人对相关西方概念理解的深浅程度。展示“大概念”具有的不同于一般概念更强的能量和张力，揭示了近代思想史的丰富面相。



作者：方维规
时间：2021年2月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未来的记忆》

诗集《未来的记忆》收录了5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基本上是质地优良的纯诗，尚无与现实发生摩擦的痕迹。诗人王家新用“记忆”来命名诗歌，貌似对词语记录功能的遥远回应，其实它们存在着一个区分，因为诗歌并非一般记忆，而是情感记忆，这无疑契合诗歌的抒情性，尤其契合王家新诗歌的抒情气质。至于用“未来”界定“记忆”，分明显示了他的自信，他相信这些承载着情感记忆的诗歌一定会穿越现在，抵达未来。凭什么呢？技艺，组合词语的技艺。简言之，记忆唯赖技艺以传。限于篇幅，本文仅结合其自传诗、亲情诗与旁注诗讨论其情感记忆与修辞技艺。

（杨道 编）



作者：王家新
时间：2021年6月
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黎山笔记》： 沉静眷顾的览胜之象

文\郑红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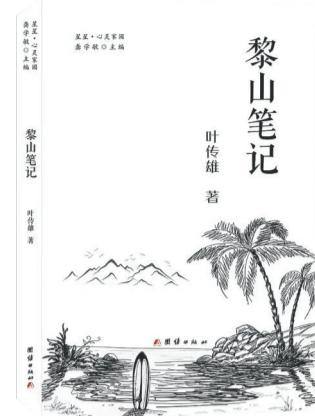
近日，读了黎族作家叶传雄新出炉的散文集《黎山笔记》，我深深感受到作者对大山的深情，也了解到书中频繁出现的另一位人物望坡居士与大山的不解之缘。我被他们对大山的热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具有丰富的自然人文内涵的诗文所打动。

《黎山笔记》是一部散文集。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望坡居士与醉美琼中》，第二辑《天地过客 真情难忘》，第三辑《向善向上 此生无悔》。全书共74篇散文，所有篇章都与海南中部山区有关。其中第二辑25篇重点表现友情，第三辑13篇主要表现亲情；分量最重、价值最高的则是第一辑，第一辑以望坡居士奔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系列的考察为线索，全方位、立体式展示了琼中境内最具代表性的山川景物、地貌物产、黎苗风情、历史遗存、乡村变化，内容十分丰富且具系统性。琼中是海南岛的腹地，是黎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部书获得中国作家协会2019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主要是第一辑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这么说，作者运用非虚构的文学手法完成了海南岛中心腹地山区自然人文的宏大叙事。

叶传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大山的儿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生

命里从来就有着一座山，那是我们黎族人的始祖山——黎母山”。他对黎母山有着虔诚的执念，坚信这座山岭是黎族灵魂的所在。他对黎母山的爱犹如一坛深埋的老酒，醇厚芳香，他不知疲倦地行吟、礼赞、解读、礼赞。他的赤诚之心里有一种民族身份的自觉，在生活与写作之中，时时处处不忘自己是一个黎族作家，努力寻找一种能够印证民族自我的文化资源，再用朴素、真实、诚恳、深刻的语言和深入骨髓的爱意表达出来。这使他的作品充满着浓厚的民族色彩，使《黎山笔记》具有了黎族人类学与文化史的价值。

谈论《黎山笔记》，无法绕过望坡居士。传雄先生告诉我：“如果没有望坡居士，可能也就没有了这部书。作为一位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望坡居士完全可以悠闲享受学校的生活，但是他偏偏喜爱大山，深入琼中考察十八次，每次都要考察几个地方。他的足迹遍及琼中所有乡镇，每到一地，必留下多首诗词。本书第一辑就是沿着望坡居士的足迹，以其诗词为引子，自然地记叙、描写琼中山水美和黎苗风情美。这是此书的重中之重，这几年来，我把全部心血倾注其中，累并快乐着。”他在一篇散文中说：“定然是黎母知道了我的心声，她为我送来了一个



《黎山笔记》
作者：叶传雄
时间：2021年2月

此生注定要影响我至深的人——望坡居士。”结合《望坡居士与醉美琼中》的作品，我仿佛看到一位身材修长、气质文雅、迎着清风、踩着野花、像一个大男孩恣意在山野间撒欢的望坡居士。望坡居士，既是本书写作的引子，也是本书描写的一个活生生的文学形象。

琼中作协主席、黎族作家唐鸿南说：“过去黎族作家创作的重点在小说和诗歌，至今为止出版的散文集不过5部。叶传雄先生《黎山笔记》的出版，无疑是黎族文学乃至整个海南文学的一大亮点。”著名作家、学者郭小东教授为本书写的序则断言：“叶传雄的黎母山文事，将是海南岛文学不得不频频回眸，沉静眷顾的览胜之象。”

《小说六讲》： 世事洞察皆文章

文\赵青新

《小说六讲》，讲的不只是小说，也是生活。

这六堂小说课体贴入微，富有亲和力。没有高头华章，没有艰深理论，没有概念术语，王安忆结合自己的生活、文学生涯，侃侃而谈。

翻开书的初始，我愣了愣，它不符合我的预期。最初的几篇，写得就像回忆录。王安忆说，1977年，她写下了第一篇获出版社接纳的文章，然而，因为时势弄人，这篇叫作《大理石》的散文在刊印后却不能发行，只能湮埋于故纸堆。接下来的几篇，王安忆写自己进入儿童出版社，写儿童文学，写知青生活，写早期作品的创作过程，写美国留学的启蒙，诚恳、真挚、朴实。就像每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作者走过的履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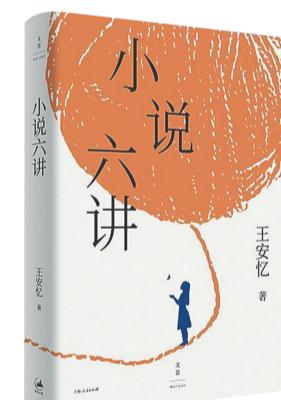
这些讲述之后，王安忆才提出了关于小说的核心理念：生活经验——重要的是内心。为什么写作？很多人可能都问过自己。王安忆的回答是，“我要创造，我渴望创造”。她渴望创造的是她在现实里无法实现的一种生活，无法兑现、仿佛是乌有之存在，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和她的生活有关系，王安忆说，如果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积累起的情感的容量，她不可能产生创造另一种存在的欲望。

对写作者而言，阅读不仅是工

作，也是生活。一切都是因兴趣而生，为什么她独对写作有兴趣呢？当王安忆谈起阅读经历的时候，我发现，这并不是埋头书斋的封闭世界，她说母语的魅力，讲起上海弄堂的市井生活，也讲到插队落户时农村里的风俗人情，她把这些观察融入了阅读，与她读过的作品相互呼应，又从中抽离出她对童话、校园小说、爱情小说的基本看法，我觉得，这几种体裁都是成长主题的，王安忆实际上就是在讲阅读与成长的关系。

作为一个高知名度的作家，王安忆并不避讳对类型小说的兴趣。知识分子多少有精英意识，期望超出普遍性，获得更高的价值。王安忆说，阅读流行小说满足了她的娱乐享受，但是却不能纳入写作，因为它承担不起她的思想，但是，类型小说的技术处理，比如认识、想象、组织情节、叙事结构等，是非常好的可供借鉴的，也是她在教授小说课程中的心得。

王安忆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为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教课，课程的名称为“小说写作实践”。王安忆的课堂教学目的是尽量使他们体验小说的进程：如何开头，设定动机，再如何发展，向目标前进——也许他们会在课堂外最终完成，也可能就此放下，



《小说六讲》
作者：王安忆
时间：2021年8月

她希望他们能从中受益，了解虚构写作是怎样一种经验。这些技术方法，是可以学习的，如何写小说，是可以学习的。

即使在讲授这些技术内容时，王安忆也从未离开过“生活”这个主题。正如她所说的，世事洞察皆文章，文字的表达、逻辑的追寻，可以慢慢成熟，还可以用“故事接龙”等游戏技巧或者对谈练习等方法来培养故事意识和感知灵敏度，但是，一部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它一定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世事的深刻洞察和对普通人的关怀。

我们为什么学习写作？王安忆最后给出的答案，仍然是：文学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生活，生活其实很有意思。